

誠於中 形於外

文 / 陳健麟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肝膽腸胃科主治醫師

整理 / 游繡華

小時候，我是個多病的小孩，四歲時感染流行性腦膜炎，當時在省立基隆醫院兒科同病房的四個小孩，只有我活下來。那時候，我的母親時常虔誠的跪求天神讓我活下來，從不期待我會有多聰明，只要「頭殼不要燒壞」就好了。

當我踏上從醫之路，還曾一度只想做個安逸的臨床醫師就好，幸好因為比較喜歡追求新知、以及一點點冒險的精神使然，不僅在關鍵抉擇選對了路，更幸運的是走進慈濟大家庭，讓我在臨床與研究領域發揮所長，守護生命。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兄姊下有弟妹，因為年幼時體弱多病，雖然在感染流行性腦膜炎時躲過死神的召喚，但持續將近二年的痙攣後遺症，時常必須和醫生打交道，甚至打針打到屁股凹個洞。因此，家人從不要求我的課業成績表現，國中時雖然有過小小的醫生夢，但因為年紀還小，總覺得很遙遠，所以只有拚命的念書，直到就讀建中時，或許是同儕間影響很大，醫學系成為我的第一志願！就這樣進了陽明醫學院就讀。

其實，學醫的過程往往影響醫學生的一生。如果一開始的設定是一位臨床醫師，就不會跨足研究與教學，而且臺



灣的醫界生態，醫學系畢業的學生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做臨床醫師，而不是研究兼臨床醫生，臨床醫師生涯就是工作、賺錢、照顧家庭、上班下班，沒有什麼研究計畫。而從臨床醫師到研究兼臨床醫師的心路歷程，我也走了一大圈。

回首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二年間，我在臺北榮總實習，當時臺北榮總是全臺灣頗具規模的醫學中心，因為陽明醫學院的醫學生都在榮總系統接受訓練，總是看到學長、老師、前輩每個人都很

忙，每天忙著打很多的病歷，每天都
晚才下班，或者說是老師就是這樣帶
學生，要教學、要研究，好像變得工
作很多，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下班，
所以令年輕的我感到很害怕。而且我
又看到另一邊，我的好友的父親是
一位開業醫師，好像很有生活品質的
樣子，於是，心想自己應該是走臨床
醫師路線，而不是醫學中心臨床兼
研究的方向。

那時，我很畏懼留在醫學中心，直
到再踏進醫學中心服務，這過程大
概有十年。剛開始，因為先入為主
的觀念，認為自己應該是朝成為一
個很好的臨床醫師而努力。我在實
習醫師時，就很想走腸胃科，因此
住院醫師訓練就去申請臺北仁愛醫
院的內科，因為仁愛醫院離家近，
內視鏡、超音波、早期肝癌的臨床
病例又很多，那時內科住院醫師缺
也很熱門，一百五十人去考只錄取
五人。不過，半年之後，我就想回
榮總，因為有很多檢查受限於儀器
設備無法進一步做，如果要持續專
研腸胃疾病，仁愛醫院無法滿足需
求，但也熬了過去。

因為是公費生，也習慣住臺北，便
下鄉到臺北縣立三重醫院。我很幸
運，三重醫院有三個主治醫師缺，
而更幸運的是三重醫院剛跟臺大

■ 威廉·歐爾醫師(右)是陳健麟在
美國深造時，指導他臨床與研究的
良師。

醫院簽署建教合作，有了臺大醫院
的實習醫師、住院醫師支援，主治
醫師的工作負荷相對減輕許多。那
時剛通過腸胃專科醫師考試的我也
因而認識現在臺北慈院的趙有誠
院長，當時他是三軍總醫院的腸胃
科主任。因為覺得生活太閒逸，又
發現自己的個性閒不下來，就到三
總腸胃科支援。後來我的從醫生涯
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和趙院長多少
都有些許關係。

二〇〇〇年，在趙院長的推薦下及
內人的支持下，我前往美國奧克拉
荷馬大學醫學中心接受腸胃功能研
究實務訓練，我的從醫生涯第一個
轉捩點就在那裡出現了。在美國的
教授帶領、指導下，他一步步的教
導我怎麼樣做研究，怎麼樣做科學
的觀察，並逐字逐句的引導我，續
而寫成一篇文章，同時也引發我的
研究興趣。威廉·歐爾教授(Dr.





■ 陳健麟醫師在胃食道逆流及食道功能不良方面的臨床診斷與研究成果屢獲國際肯定，重要的是對病人幫助很大。

到這裡服務應可發揮所學，照顧病人兼做研究。在林憲宏副院長的安排下，我先到慈院演講，之後，林碧玉副總執行長詢問我到慈院服務的意願，也指出醫院可以支持我做研究。半年後，二〇〇二年一月一日到花蓮慈

William C. Orr)不但是我的良師，他與師母更視我們全家為至親，在我們一雙兒女誕生之際，更是全心呵護，對孩子們疼愛有加！直到今日，每年仍不忘寄生日與耶誕禮物給孩子們，這真是最奇妙的因緣！記得當年，有的朋友還認為我很笨，放下臺灣的工作到美國接受訓練，但對我而言，那一年的收穫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我也深信生命中有一種價值是無價的。

從美國回來以後，我開始跟慈院的腸胃科主任、當時的副院長林憲宏醫師聯繫，那時我對慈濟不是很了解，幸有趙院長的建議，他認為花蓮慈院具發展潛力，我若

院報到，也開始我的臨床跟研究生涯。這也是從醫生涯的的新里程。之後又因林副總執行長的鼓舞，再加上我也想學一些進階的技術，於是在二〇〇六年再到澳洲攻讀博士，專攻食道功能及相關疾病，並在二年內完成博士研究工作，很幸運的，在運用食道功能儀與酸鹼測定儀在胃食道逆流及食道功能不良病人

■ 在全家人的陪伴下，陳健麟於二〇〇六年再次到澳洲進修，感謝慈濟雪梨分會師兄師姊的協助與陪伴，陳醫師回饋的方式便是分享健康資訊給當地志工。圖為陳醫師與孩子於講座結束後與志工師姊(中)合影。



■ 習慣對病人好，參加義診自然也不例外。圖為二〇〇四年九月陳醫師到福建福鼎市義診一景。攝影／廖右先



的臨床診斷治療與研究上的成果，也屢獲國際胃腸神經學領域的肯定。

初到雪梨，我曾因經濟的壓力與工作性質的截然不同而想打退堂鼓。感恩慈濟基金會雪梨分會會長及眾多師兄、師姊全力協助，陪著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大小瑣事！從住處的挑選，小孩學校的申請，實驗受試者的協尋，到邀我們參加慈濟舉辦的各項活動，讓我們更融入當地的生活，將初來乍到的種種不順心，全都拋到九霄雲外！而我也借此機緣將所學所長，經醫學講座的形式與眾多會員分享：強調預防醫學的重要性，以及一般常見的肝、膽、腸胃等消化方面的疾病該如何預期防與治療等。臨別時刻，最是難忘人情之美！

在澳洲不只求學、研究，也看到教授看診，對病人真誠親切的態度，真的很感動。

這些年來，在慈濟行醫也深受上人的

法影響。「人本醫療，尊重生命」的核心價值，讓我領悟到以病人為中心、視病如親的醫病關係是醫生的基本態度。回想初為人醫時，年輕氣盛的我也曾與病人爭論，但現在的我已不再讓情緒主導專業。這些年的經驗告訴我，醫病關係不是「公式」，也無法按本宣科，而是從醫病間彼此回饋，只要用心關懷病人多一點，病人也會回饋，病人是學習對象，不僅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師。

醫病關係沒有教科書也不是教條，應該是要在每天工作裡面、看病過程中去學習，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同事與老師的影響也形成了現在的我。我喜歡對病人很好，喜歡讓病人能夠很滿意我的態度，很喜歡讓他們感到沒有問題，放心、安心地離開醫院。 